

危祐却扇，千古流芳

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古人认为“立德立功立言”才能永垂不朽。“立言”一般应著书立说，但也常有因为一句话就青史留名的。

反面的例子很多。曹操说“宁愿我负天下人，不愿天下人负我”，还有晋惠帝的“何不食肉糜”，天下无人不知。

正面的例子也不少，像陈胜的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，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
宋朝曾任廉州太守的危祐，为官生涯因为两句掷地有声的话，赢得人们的敬仰。

危祐是江西人，人品一向极好，守底线，有操行。他在邵州任知州时，有一次京都的官员下来考察，想弄一些土特产。危祐表示不好弄，这样“打秋风”会惹当地百姓反感。

危祐心里想的是民情不可悖，但对方觉得危祐“吵屁耳”（多嘴惹人烦）（不见听），堂堂知州一点土货也弄不来，是真的这么“差火”（差劲），还是不识抬举？

下属劝危祐不必这样较真，对方是京官，不妨做个人情。

危祐将官员上朝所用的笏板拿出来，撂在公案上说：“谁爱弄就弄，反正我不能扰民来保我这个官！”

知州要辞职走人，“人民群众”不干了，黑压压地涌到衙门前挽留。

（使者按治，有所求、祐告以民情。不从 因置笏曰：“某不敢扰民以固位也！”请遂归 百姓遮道留之。）

还别说，这一下还真把他留住了。不知道当时辞职有什么“组织程序”，反正朝廷没有处理他这种“煽动群众给组织施压”的“任性”之举。

我查了一下，当时正值史称“守成贤主”的宋仁宗在位，也许事非偶然吧。

危祐不仅得以留任，还因为这场风波获得重用，不久就提拔为专门培养七品以上官员子弟的“国家行政学院领导”（寻迁太学博士）。

危祐把乌纱帽看得这么没有分量，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官场遭际。

危祐果然、终于、不出所料地迎来了自己的命运转折，北宋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他因为提意见得罪当政宰相，被贬到廉州任太守。

“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”，官场上不乏把新官到任当作机遇的人。危祐刚上任不久，便有人把一把镶有很多珍珠的“聚珠扇”送上门。

危祐掂起扇子，感叹道：“我作为廉州的太守，拿着这把扇子面对干部群众，对得起‘廉州’这个府名吗？”他让下属还了回去。

（谪守廉州，吏进聚珠扇。叹曰：“方为廉州太守而执此扇以对吏民，独不愧州名乎？”却之。）

史书中对危祐的记载不多，查不到他担任廉州太守时的施政作为，但“却扇”一事，像一面明晃晃的镜子，照出了他爱惜羽毛的作风，跟他在邵州任知州时如出一辙。

合浦产南珠，古时候有个“吞珠化龙”的传说：有一个人得到一颗大珍珠，不知道它是龙珠，

用它与人交换粮食。那个把龙珠换到手的人识宝，得到梦寐以求的宝贝后，藏在哪里都觉得不踏实，于是把龙珠含在嘴里，一不小心，骨碌吞下了肚。他感觉肚子又鼓又胀，什么东西也吃不下，浑身像着了火一样热得难受，只好跳进水里，不一会儿，身上开始长出鳞片，很快鳞片盖满了全身。他拼命用手指抠那些鳞片，却惊恐地发现手指头越来越长，最后变成了利爪。很快，他整个人变成了一条龙，住的房子陷下去变成了一个深渊。那个地方就是后来的“龙村”。

这个故事记录在明末屈大均的《广东新语》中。

屈大均说，龙珠价值连城，人把它吞到肚子里却会变成长鳞甲的怪物；一个人拥有了宝物，却失去了本性，连自己的身体都没了。像危祐这样，面对贵重的聚珠扇，拒之不受，可以称之为不失本性的人。（如祐者可谓无失其性者哉！）

